Avenger 「午一安。新職場怎麼樣啊、Master。 好玩嗎?努力地工作著嗎?有當個可愛的孩子嗎?」 Assassin 「——歡迎光臨。 需要點些什麽嗎? | Avenger 「……這間店真是厲害呢。 不是裸圍裙而是裸骷髏。 把青少年的夢想都給粉碎了。」 Assassin 「獲得您的誇讚實屬榮幸。 能夠注意到敝人,客人您的眼光也很好。」 Avenger 「唔嗯。除了你以外沒其他女侍了嘛。 那,我家的Master在哪啊,哈桑的老爺子。」 Assassin 「芭潔特小姐的話, 剛剛已經辭職了。 用三分鐘就將店長自豪的德製廚房變成海神號遇險記了呢。」 Avenger 「.....連半天都待不了啊。 逃出去的話應該是公園的方向吧?彼此的辛勞還真是源源不絕啊, 真是。」 Assassin It's cool. 期待您的再度光臨。」 芭潔特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出生的呢.....」 「只一股勁地鍛鍊腕力,無論是下廚、洗衣服,最後竟然連女侍都做不好.....」 「來到這條街也已經半年了……好不容易才獲得的收入也只有腕力比賽勝利的部份而已……」 ※芭潔特小姐從腕力比賽獲得的收入額:600萬圓 「……唉,作為人類真是沒用……這麼一來會被安里當作男人也是當然的了呢……」 「……對了,乾脆就作為男裝麗人的角色如何呢……呵呵、呵呵呵,明明是女的卻是牛郎,呵呵呵呵 呵呵.....」 「好一那邊的一別一邊發出危險的自言自語一邊握緊公共設施啊-之後收拾起來會很麻煩的-」 「安、安里……!? 啊!?什、什麼時候標誌變成了L型!?啊、啊咧、啊咧咧.....!?」

「……一急著想弄回原樣就會漂亮地變成兩半嗎……把標誌從中扭斷的女人到底是怎樣啊……」

芭潔特 「怎、怎麼了嗎?出現在這種大白天。 平時這時間應該都是在洋館裡睡覺吧。」 Avenger 「沒什麼, 就是想嘲笑一下Master工作的樣子。本來說這次是簡單的工作所以沒問題吧?」 芭潔特 「啊……那、那是因為…… 穿著不習慣的衣服,在廚房勾到裙角就、不禁......」 Avenger 「嗯?不禁、什麼啊。」 「為了不跌倒而以拳擊地, 那邊的地板就稍微壞掉了。於是,水管變成了可怕的狀態。」 Avenger 「那才不是稍微吧。真是。那樣的話,正常的店長當然會嚇死了。」 芭潔特 [....] Avenger 「嗯一……不過嘛,早點放棄這個也不錯啊? 下次就找個不用穿裙子的職場吧。」 「看, 妳工作方面的事已經漸漸努力過來了不是嗎?今天的事就到此滿足吧。」 芭潔特 「安里——」 「不。夠了, 就笑吧、Avenger。 現在就像平常一樣, 把我當成笨蛋還比較能釋懷。」 「……然後,這麼關心我真的很謝——」 Avenger 「咦、笑也沒關係嗎!? Lucky, 我也差不多到忍耐的極限了!」 「嘎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啊真是的、超不敢相信的一!把配管拆掉的女侍是什麼?恐怖份子?」 「說起來這是哪裡的世界紀錄啊! 又不是漫畫, 在咖啡廳半天就被炒、妳幾歲啊、咕呀!?」 芭潔特 「嗯。真是合得來呢、Avenger。 差不多我也到忍耐的極限了。」

Avenger

「不、等、等等……! 浮起來了、我浮起來了喔……!?」

芭潔特

「——說. 真. 的, 你是個老實的好從者啊。 交給我真是太浪費了。」 「不由得, 就這樣消失算了。」

Avenger

「嗚呀。」

「不、好痛。很痛啦。頭蓋骨要斷掉了。指頭的第一關節都要陷進去了啦。」

「不如說, 這樣會被炒魷魚也是理所當然的啊。」

芭潔特

「哼——你這種人, 就成為我的番茄醬吧!」

Avenger

「咞啊—!

住住、住手啦Master,在公眾場合使用究極神拳就饒了我吧——!!!!?」

Avenger

「……啊-活受罪。

我說啊。馬上增加自己隨心所欲的行為到底是怎樣啊。」

「Master, 最近是不是又沒什麼耐性了啊? 饒了我吧, 比人間凶器更誇張的破壞系稱號啥的我已經想不到囉?」

芭潔特

「……是。我、正在反省。」

「我對大部份的事都不會動搖, 但一說到自己的不中用, 好像就無法免疫你的謾罵了。」「像這樣, 被你惡言相向的話, 明明知道是玩笑話, 卻還是馬上就.....」

Avenger

「.....呼嗯。

這樣啊。算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嗯,隨它去吧!我也很不走運啊,碰上一個急躁的Master!」

芭潔特

「? 也許是心理作用, 突然心情就變好了呢, Avenger。」

Avenger

「好了啦好了啦。Master真可愛啊。

那、為了如此少女的Master,給妳一樣好東西吧。」

芭潔特

「可、可愛什麼的, 你又在開我玩笑—— 唔? 這張傳單是什麼?」

Avengei

「讀讀看吧。那傳單意外具可靠性喔。」

古潔特

「……解決你個人的煩惱。歡迎來到妄想溫泉。限定今年第一位來臨的客人。由柳洞寺中徒步兩小時……」

Avenger

「嚇到了吧? 那個, 是聖杯剩下的洗澡水喔。

其他傢伙也很認真地想爭取的樣子,拿來消愁解悶正好不是嗎?」

芭潔特

「---說的也是呢。

而且,這個光是讀起來就令人不安的用字謙詞及字裏行間的魔氣,絕對是卡蓮的所為。」 「既然她是幕後主使的話,就是會在最後進行對決的意思了吧。」

Avenger

「喔。什麼,終於要直接對決了?

```
好耶, 越來越有趣的樣子了。」
「作為芭潔特的從者戰鬥的話,就不需要手下留情了。……嘻嘻嘻、這次就隨心所欲地上吧一」
芭潔特
「沒錯。將卡蓮打倒, 把令咒重獲手中!
然後等到勝利分曉, 這次絕對要把Lancer取回來!」
Avenger
「啊, 是在說那個嗎?
......啐。這可真是自掘墳墓了啊一......」
「根據指南說的應該是在這附近……不過比想像中的還快抵達呢。」
Avenger
「目前才到半途而已哦, Master。
不過嘛,路途很輕鬆這點倒是深有同感。照這狀況的話,到最終BOSS前都可以悠閒——」
卡蓮
「哎呀。」
Avenger
「呃。」
卡蓮
「……唔。」
Lancer
「喔。還以為是誰,這不是芭潔特跟Avenger嗎?」
芭潔特
「Lan、Lancer.....!
原、原來不是只有卡蓮在而已嗎!?」
Lancer
「當然會在的吧。
Master要出場的話, 我就不能不出手幫忙。」
「可是, 意外的是我這邊喔。
沒想到妳也會來啊。還以為妳會無視這種胡鬧事的。」
芭潔特
「簡、簡直是小看我。玩、玩玩這種程度的消遣簡直綽綽有餘,不、不過是家常便飯而已!」
Lancer
「那還真是放鬆的好機會。
看起來還挺享受的不是嗎?Master。」
Avenger
「好啦好啦,和諧的氣氛就到此為止一
獵犬, 你的Master是那邊的蟹爪女呦一在發什麼狗瘋啊。」
Lancer
「喔? 好像是這樣。
哎呀,不知不覺氣氛就和緩了。別在意啊凶犬。」
```

```
卡蓮「……蟹爪……?
蟹爪……蟹爪……蟹爪……
Archer,蟹爪是指什麼?」
吉爾伽美什
「嗯-會不會是臟物蟹的意思呢?
因為卡蓮姐姐、妳看。」
「飛出的那些很像蟹爪不是嗎?
由剪影來看,就很像射擊遊戲的BOSS吧。」
```

卡蓮

「Lancer, 夫婦日常就到此為止。」 「日安, 芭潔特。 看來, 妳也在尋找溫泉的樣子呢。」

芭潔特

「明知顧問。這張傳單就是妳做的吧。」 「還以為會在最後埋伏著,沒想到會等不及地出現在這。」

丰浦

「? ……雖然不知道妳在說什麼, 但在這裡相會是主的引導哦。」「妳似乎也忍不住想見到血淋淋的場面, 那就稍微陪妳玩一會吧。 ——嗯。教訓狗也是必要的。」

Avenger

「喂-搞錯釋放殺氣的方向囉-是朝芭潔特吧、芭潔特。別瞪著我看啦、別瞪著我。」

卡蓮

「……唉。沒有比被飼犬反咬更悲傷的事了。似乎太過打擊連胸口都快裂開了。」 「……我是多麼下流啊。像這般胸口的高聲鼓動,彷彿就像戀愛的少女般。」 「真是忍受不了。太想將眼前的劣犬四分五裂了,才如此心跳不已呢。」

吉爾伽美什

「嗯。也就是說逃不了熱戀少女的戀屍癖呢一」

Avenger

「——很好。

好,加油吧芭潔特。我就到後方替妳加油、隨時做好逃跑的準備。」

芭潔特

「交給我吧, 你就由我來保護……! ——來吧, 在這裡一決勝負, 卡蓮……!」

卡蓮

「簡直就像鬥牛一樣呢, 芭潔特。 也罷——雖然不合身份, 就讓我直接做妳的對手吧。」

吉爾伽美什

「咦? 不對我們下令嗎?Master? 那個聖骸布,對女性不起作用吧?」

卡蓮

「那是偏見呦,Archer。畢竟是那個芭潔特。聖骸布判斷性別的標準,不是肉體而是靈魂。」「所以、你想想。

說不定、吶?」

芭潔特「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不要阻止我,安里!在拳擊場殺人也是合法的……!」